

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 晔

窝在约3平方米的隐蔽处，一名巴基斯坦摄影师把镜头对准不远处的水塘。过去300个小时，他什么也没有拍到。炎热和困意随时侵袭，为了不发出声音，他拧开瓶盖都格外小心。他甚至在漫长的等待中练出小睡5秒的技能，以保证镜头前的专注。

这是他和BBC第一次合作，他必须在尽量不惊动动物的前提下，完成拍摄。

同样正在等待的还有沼泽鳄。它早早埋伏在水塘里，把5米长的身体藏在淤泥里，再用绿植伪装表面。它和摄影师一样也等了300个小时。终于，一群斑鹿毫无防备地踱步到水塘边，俯身喝水。

就只有一瞬间。沼泽鳄一跃而起，一口咬住斑鹿的脖子，拖入水塘内。它等来了食物，摄影师也终于等到了他梦想的镜头。

这个场景出现在纪录片《地球脉动III》里。一名中国的观众看到这一幕时，形容那只沼泽鳄像极了《哈利·波特》电影里的伏地魔。这部纪录片正在播出，和前两季相似，获得了豆瓣高分。这次，挑剔的豆瓣网友给出的分数是9.8分。

1

擅长蛰伏的生物不止沼泽鳄一种。12米高的海藻林里，扁鲨能花数月藏在海底泥土里，与泥土相近的外表是它的保护色，等待猎物游近再发动突袭，出击速度比人眨眼还快；利氏雨丽鱼也爱装死，直挺挺地躺在河床上，它的外表颜色像腐肉，一旦食腐生物上前啄食，它立马翻身直接捕食。

还有大斑鳢鱼，头上长了一根像钓竿一样的“诱饵”。一只鳢鱼经过，被虾状诱饵吸引，最后进了大斑鳢鱼的肚子里。

水底世界和人类职场的环境相似，鱼也会抢功劳。有一种会喷水的小鱼，喷出的水柱能直接冲向两米外的树叶，把昆虫喷下水，再吃掉。它甚至能跳高，蹦跳到叶子上吃昆虫，再跳回水里。可好不容易用水柱喷射的昆虫，经常会被另一只在旁等待的鱼抢先吃了。

在制片人马特·布兰登看来，这或许是观众喜欢《地球脉动》的原因：随意地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，跟着纪录片上山下海，观看世界奇观。“大自然里的戏剧故事，不比任何一部电视剧差。”他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每个人都能从动物世界中获得启迪。”

他们记录了普通人很难亲眼看到的美景。特殊摄像机粘在一只只裸露脊鲸的背上，就像附着在鲸鱼身上的藤壶，观众以“藤壶的视角”跟着鲸鱼在海洋里旅行8000公里，相当于往返川藏两趟。

马特介绍，拍摄第三季时，摄制组面临的挑战是，希望拍摄与前两季不同的故事，于是决定加入新视角，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也加入到故事中。

比如，自由流动的淡水河，水流的走向是发散的，甚至像麻花瓣一样多次分叉、汇聚，但修筑了水坝的河流，水平面平整没有波澜。亚马逊的原始森林被按树种植园取代，单一树种的种植园就像绿色沙漠，千篇一律，更何况这批按树只能活5年，长高后就要被砍掉，制成纸浆。

摄制组没有给出明确的台词，只是用这两组画面对比，搭配音乐，告诉观众人类活动对淡水河流和原始森林的影响。

巴西还有一处最丰富生物多样性的草原，生活着一批罕见的鬃猴。但鬃猴的栖息地有50%已经变成农田，鬃猴还要时刻面对村民为开垦农田焚烧的山火。山火发生时，野生动物几乎无处可逃。有只鬃猴迷失了方向，误闯农田，也不知道它吃了什么，摄制组赶到时，它已经死在农田里了。

还有些动物跟上了人类社会的变化速度。印度犀大摇大摆地穿行在尼泊尔索拉格的繁华街道上，径直走向城镇另一端寻找食物。美洲黑熊会在冬眠前去城市的垃圾箱里寻找食物，在城市生活的美洲黑熊，体重比乡下的同类重了50%。

还有数量比纽约人口多1000倍的铺道蚁，90%的食物都来自人类的餐点。仅



雷恩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筑巢地。



紫色的珍珠章鱼守在深海温泉旁，孵化它们的后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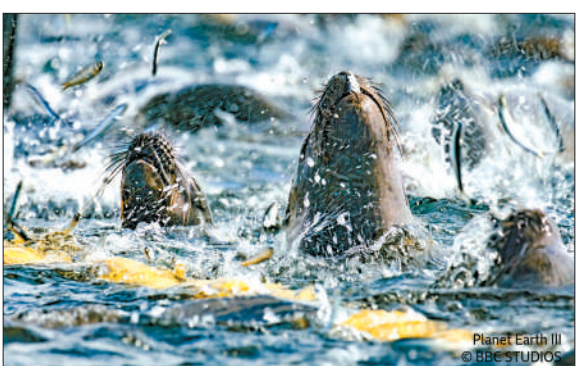
南美海狮在渔船旁抢吃渔网里的鳀鱼。



大斑鳢鱼头上长了一根像钓竿一样的“诱饵”。



救援队员用担架解救受困在灌溉水渠的印河豚。



南美海狮跳进渔网里，你挤我推地吃鳀鱼。

在百老汇大道，铺道蚁1年的进食量，相当于6万个热狗。

在海洋世界里，依然有动物与人类的活动共存。渔船下网时，南美海狮总会找到几处渔网的破口，在破口处大吃渔网里的鳀鱼。有的海狮甚至大胆跳进渔网里，你挤我撞，吵吵闹闹地直接吃起鳀鱼“自助餐”。

渔网慢慢收紧了，就跟食堂关门一样，有的海狮吃饱喝足，跳出渔网。但有些幼崽来不及跳出，被困在渔网里。海狮显然不是渔民期待捕捞的海货，他们放下渔网，发出警示音，提醒海狮离开，可一些困在深处的海狮很难凭借自己的跳跃逃跑。

一些死去的海狮漂浮在水面上。海狮家族围在渔船旁边，发出哀嚎声，似乎在为幼崽的受困难过，不愿离开。在小船上拍摄的摄影师听见了，穿上潜水装备，翻身下海，解救了被困的海狮。

2

对于摄制组来说，拍摄无人记录的与地球相关的故事，是令人激动、神往的。

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海底3000米深处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附近，有一处2018年刚被人类发现的“章鱼花园”，约两万只即将产卵的珍珠章鱼妈妈会在这里孵化鱼卵。在纪录片历史上，从没有人在如此深的海域里记录过动物的活动。

马特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，这个故事代表着他们拍摄新故事、新场景的决心，他们花了两年拍摄“章鱼花园”这个故事，和科学家团队合作，拍摄者站在海平面的船上，远程遥控比汽车体积还大的潜水器，

对于主播来说，平衡两个世界的生活并非易事。董晨宇认为，即使主播将经济收入作为从事这一职业的原始动机，但当工作和私人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，他们很难消解和平衡这种失调带来的不道德感。

猫鼠游戏

王兆丰去世后，吴力在某个平台被封了6个月。黄中原去世后，吴力被某个平台“永久封禁”，俗称“封脸”。这家平台针对高频饮酒主播进行人脸黑库识别，防止封禁后大小号替换等行为。

吴力只能换一个平台播。不过现在喝酒行为被平台集中治理，不管是哪个平台，只要有酒瓶出现，或者有人说出“酒”相关的字句，直播很快会被终止。

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、研究平台经济与网红文化的学者林健发现，目前短视频直播平台常见的内容监管模式是，恶性事件出现，政府出台文件，平台积极执行。

出于“数据就是货币”的商业逻辑，一些平台初期会遵从“擦边球策略”，对于一些新兴的、带来一定流量、尽管有潜在问题但尚未“暴雷”的内容，采取默许的态度。一旦问题暴露，政府出台禁令、社会舆论压力增加，平台则会转过来打压此类内容。

吴力也从不断变化的账号封禁时长中，感受到了环境微妙变化：3年前违规只是封1个月，后来则延长到1年、两年，现在则是“永久封禁”。

“当时她说这话我眼泪都下来了，因为我也有孩子。”董晨宇说。

吕鹏在和主播们的访谈过程中，发现

用机械臂移动镜头，保证灯光照明。

于是，观众看到了《地球脉动III》最有雄心的镜头：海底裂缝有股热泉，能让深海一角保持着10摄氏度的水温，紫色的珍珠章鱼守在这股深海温泉旁，原先它们孵卵要花10年，但在温泉旁，只需两年。

这群全职的母亲就守在鱼卵旁，整整两年寸步不离，忍饥挨饿，直到后代孵化后，游向深海。他们的后代是章鱼物种中体型最大、发育最完善的幼体，足以应对许多天敌，可这两年的守候已经耗尽了母亲的能量，它们在筋疲力尽后走向生命尽头。

这是人类首次公开世界上已知最大规模章鱼聚集的镜头。但这并不是摄制组遇到的唯一一个难题。马特介绍，摄制组花了1904天拍摄《地球脉动III》，比前两季更长，这还只是拍摄的时间，前期准备和奔波在路上也花了许多时间。

为了拍摄小漂浮蟹，摄影师连续两年，每天开船在海上慢速航行数小时，然后开着装满塑料垃圾的船回到陆地，能拍摄成功的次数不多。

为了抵达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洞穴韩松洞，摄制组带着500公斤的摄影装备、150块摄影机电池、手电筒和照明灯，徒步两天穿过越南的丛林，在没有通信讯号的洞穴生活了18天。

摄制组在黑暗的洞穴里摸索着，电灯只能照亮洞穴一角。突然，一缕阳光从洞顶射进来，瞬间点亮整个洞穴。一位参与者感慨，他第一次感受到阳光的力量。

有一次，他们计划在地球上最热的沙漠纳米布沙漠拍摄，想在这片沙漠寻找拍

摄主角。但广袤的沙漠上，动物稀少，更难找到有故事的动物。“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选角，寻找有故事性的主人公，还要考虑光线、拍摄场景。”马特说。

一位“超级奶爸”进入了摄制组的视野。它每天下午两点至次日上午11点都站在沙漠上守着还没孵出的蛋，一边打呵欠，一边忍受着高温，坚持了40多天——只有在这个炎热的地方，鸵鸟夫妇才能为后代创造没有天敌的出生环境。

摄制组就跟着这只站岗的鸵鸟爸爸拍了40多天。直到几只幼鸟出生，鸵鸟夫妇计划带着已出生的幼鸟离开，躲避高温，不得不遗弃几颗没孵出的蛋。鸵鸟家族刚离开巢穴没几分钟，又有一只幼鸟破壳而出。大队伍已经离开，它只能发出微弱的叫声。那声音太微弱，听不清，以至于鸵鸟家族根本没有回头。

摄制组旁观了整个过程，却决定不干预鸵鸟家族的命运。如果鸵鸟家族离开，这只掉队的幼鸟很可能就在高温中失水而死。

或许是亲子间独特的感应，那只站岗的鸵鸟爸爸突然回头看了眼巢穴，然后往回走，发现了掉队的幼鸟，再把幼鸟带回家族。

看到这一幕，马特形容，他恨不得向空中挥拳表达喜悦。“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剧本，谁都无法预测剧本是什么。”

3

《地球脉动》系列从第一季播到第三季，花了17年。当年看第一季长大的中学生，如今带着自己的孩子看第三季。

时性治理措施，平台成为政府政策的被动执行者，而政府文件不可能面面俱到、囊括一切管理细则。

另一方面，当平台成长为小型社会，过于庞大的身躯，让毫无死角的清扫成为幻想。《中国网络表演（直播与短视频）行业发展报告（2022—2023）》统计，截至2022年，我国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.5亿个，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.51亿，占整体网民的70.3%。有报告估计，全球每日上传短视频超4亿条。

国外一篇探讨内容审查智能化的论文指出，目前各大平台面临的内容审查的困境，是平台“不惜一切代价增长”的发展心态必然带来的后果。

“一些平台确实是太大了”，作者在论文中强调。

人理想

进入新平台，吴力花了1个月，也没涨回原来的粉丝量。

为了吸引流量，他只能让惩罚看起来更狠一些。原来磕红牛罐，要磕七八十下才能磕烂，现在他最快5次就能磕烂。不过他的头也越来越不磕碰，原来磕8个罐子头才会流血，现在磕1个就会流血。

吴力回忆自己有一次因为封号换平台，为了快速积攒人气，打了一场“从没有人打过的”“生死局”：一次喝下5斤白酒，250个鸡蛋。

当时的对手是个叫倪小天的主播，1年后，吴力听到了他的死讯。

有次倪小天线下见了在直播间常给他

总制片人迈克尔·冈顿细数三季的不同：第一季呈现了地球奇观，探索荒野无人之境；第二季展现了人类与动物共进退，动物为了生存而战；第三季重点讲述了大自然的韧劲和适应力，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世界，动物不断调整生活方式，而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是人类。

他回忆，当他在一个夏日，站在达尔文故居前，准备拍摄第三季的开场白时，草地上有蜜蜂、蚱蜢等各种昆虫，蝴蝶在四周飞舞，那是他印象最深的场景，给了他希望。

于是，《地球脉动III》是如此拉开序幕的：97岁的大卫·爱登堡爵士站在草地上，穿蓝色衬衣出镜主持。他的第一句话是，“大约200年前，达尔文就在这些英国乡村小路上散步，并对家附近的河岸和草地进行观察，最后他提出具有突破性的进化论，为自然界带来新的曙光，打开我们探索自然的新视角”。

和前两季一样，大卫·爱登堡继续担任主持人、解说员的工作。一些中国网友评价，虽然老爷爷已经老得快认不出来了，但依然记得他的声音，“从小听着他的声音认识自然”。

作为“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”，大卫·爱登堡已经陪伴《地球脉动》的观众17年。他实地探索过的火山口、南极、沙漠、热带雨林，后来以电视镜头的形式，被全球观众广泛熟知。

包括他1957年去过的雷恩岛——太平洋里有一半的绿海龟会到雷恩岛产卵，这个产卵习惯已经沿袭了上千年，雷恩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海龟筑巢地。大卫·爱登堡是第一批抵达雷恩岛的人类，当时的

打赏的“大哥”，吃了顿饭，又被带去酒吧，在线下接了点单，定的任务是喝酒。喝完他躺在卡位上直播，徒弟在旁边直播。过了一会儿，徒弟一摸，人已经没气了！

那是吴力第一次听说主播圈里有人喝死，他虽然感到震惊，但他不认为“大哥”有什么错，“现在（干这行）久了，没什么事儿不能理解。每个人的发泄方式不一样。只是我没钱”。

吴力每天一睁开眼，想的就是直播赚钱。他的人生两大目标是，买套房，然后买一辆奔驰车，“一定要大标的”。

他的手机铃声是“没活成想要的样子”。他的开的旧车是10年前买的，车上震耳欲聋的DJ音乐中，网红叫嚷着，“输不起就不要输，死不了你就站起来！”

他认为，混出名堂、赚到了钱，才叫“站起来”。

两个朋友离世后的那个月，他一晚上赚四五百元，少的两三百元，但上个月好的时候能有三四千元。他认为只要继续播，就能复制赚几千元的那个时刻。他从没想过回去开货车，“直播赚快钱赚习惯了”。

董晨宇分析，这种心理就像“抽彩票”，收入不稳定带来的“愿景”，是吸引很多人从事这个行业的原因。对于主播来说，“不稳定”的另一面就是“有希望”。很多主播并不会转型或学习新技能，而是只想就这样赌下去，等待下一个被流量砸中的机会。

吴力曾经做过老家的蔬菜产地代办，帮着乡亲们联系外地客商，他也想过做农户主播，但一直不敢踏出第一步。理由有很多，包括“水很深”“我没有渠道”“风

胶片记录了他偶遇一只成年绿海龟和一只刚出生的小绿海龟。

66年后，科学家团队入驻这个岛屿，人类更加了解这个地方。最繁忙的时候，雷恩岛的沙滩上，一个晚上能有两万只绿海龟产卵，每只绿海龟可以产下100枚卵，整片沙滩一晚上能有200万枚卵。但雷恩岛上的沙土温度越来越高，温度较高的沙土更可能孵出雌性海龟，以至于近20年，雷恩岛孵出的小海龟，99%是雌性。

全球变暖带来的麻烦接踵而至。科学家预计，雷恩岛未来30年会因全球变暖被海水吞没。海水上涨，一些还没孵出的卵被淹死在水里，人类不得不用船运来沙土，把海岸线垫高，帮助海龟产卵。

雷恩岛的变化，让大卫·爱登堡感觉意外。这位长期在BBC做自然纪录片的电视工作者曾说，他最初拍摄只是因为享受观察大自然的乐趣，慢慢地，他在工作中心意识到动物和栖息地受到人类的威胁，希望通过记录动物的故事激发观众保护环境的决心。

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自然纪录片工作中。马特介绍，《地球脉动III》选择新成员时，倾向于那些会讲故事的、愿意了解地球的、充满热忱的人。同时，BBC投入数百万英镑，支持各地年轻、有潜力的摄影师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。那位守着沼泽鳄300个小时的巴基斯坦摄影师因此受益。

科学家团队也帮助摄制组更加了解动物和栖息地环境。“对科学家来说，和《地球脉动》摄制组合作，无疑是一个好机会，可以通过镜头去观察动物。”马特说。

马特回忆，从第一季拍到第三季，地球上有了更多数量的人类，相关研究也帮助人类了解自身对自然的影响。“现在对地球的理解比17年前进了一步。地球看似变小了，人类活动范围变大了，关于地球的研究变多了。”

拍摄第一季时，为了俯拍森林，摄制组尝试把相机绑在热气球上，但拍摄效果很不理想。17年后，天空中的无人机跟随雪豹家族，走过戈壁、沙漠、山脊，并在日落时分抵达山顶。在黑暗的洞穴深处，摄制组熟练使用两架无人机，一架用来照明，一架运载着摄像机。

直到完成第三季拍摄，马特从拍摄的几个故事里，看到了地球未来的希望。阿根廷有个海湾，商业捕鲸被禁止了40年，如今成了吸引鲸鱼最多的海湾，鲸鱼固定到这个海湾分娩幼崽，就像“月子中心”。

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灌溉系统，当地人把河水引流，灌溉农田，这些河水的灌溉面积相当于整个英格兰的面积。但每年旱季，生活在印度河里的印河豚，经常被困在灌溉水渠里。

印河豚如今是最稀有的淡水河豚，不到2000只。它们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离开灌溉水渠，只能由当地救援队解救。救援队员在浑浊的水里寻找被困的印河豚，再抱上用帆布自制的担架，抬进车里。

“印河豚必须尽快回到河水里。”救援队力争夺秒地把印河豚运回安全的水域，队员不停地往印河豚身上浇水，直到回到河边，再用担架抬回河里。像这样的救援行动，一个月能发生约30次，也就是说，每月约30只印河豚被困险境。

禁令令实施后的扎库马国家公园，出现了全球野外生存最大规模的象群。大象吃草，还促进了当地草地生长，修复土地。

当地村民组织了巡护队，保护大象。“当地大象原谅了人类，”马特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，虽然大象身上仍有偷猎的痕迹，耳朵上有子弹孔，但它们愿意和人类亲近：走近巡护队，用象鼻蹭巡护员的手；和摄影师脸对脸的距离，只有一个手机的长度那么近。

一位网友观看后评价，作为人类愿意花那么多天捕捉一个镜头，无非证明人类还没有脱离自然，不是孑然一身的孤独者。

有一句话在纪录片里反复实践：Life is a miracle.（生命是一个奇迹。）

（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）

险太高”。

在他看来，“狠PK”的技术含量就没那么高。

据南方都市报报道，有直播公会、MCN机构或主播孵化机构提供“PK节目效果”“10分钟PK怎么打”等培训课程，有的还教“刺激”玩法。还有人发布“如何通过PK要到大票”“直播间PK发疯骂骂大合集”等经验帖，并教授主播维护和“大哥”“大姐”的关系。

林健认为，平台作为一个生态集合，用户、创作者、MCN机构等多元主体目前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平台治理中。他希望平台和社会力量可以向“草根”主播提供一些资源，帮助他们通过更积极健康的方式实现盈利和自我表达。

吴力把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，准备明年带她们去北京的大学转一圈。

“你爸这辈子算废了，你们要好好学”，他常跟女儿们说。现在他最朴素的愿望就是好好睡一觉，“等还完债，我要大睡3天！不直播，不看手机，睡醒就吃，吃完就睡”。

“这个行业是糟糕的，但这些人只是普通人”，董晨宇在结束调研后这样总结。

最近，一批年轻的新主播也来到平台，找吴力当对手打“PK”，和当年的吴力一样，他们愣头愣脑的、弄不懂规则，又野心勃勃。

面对他们的挑衅，吴力只是宽容地笑笑，让自己的粉丝们帮他们点赞、关注。

他知道他们之间碰见什么。他希望他们的路不再那么难走。

（文中王丽、吴力、顾武、李飞为化名）